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目錄索引叢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遼金石刻拓本目錄

洪金富 主編

臺灣 臺北 201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目錄索引叢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遼金石刻拓本目錄

主編：洪金富

助編：王巧渝 黃意靜

陳毓華 許正弘

趙琦

臺灣 臺北 201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遼金石刻拓本目錄 / 洪金富主編.	
— 臺北市：中研院史語所，民101.02	
面：公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目錄索引叢刊）	
ISBN 978-986-03-1889-0(精裝)。—	
ISBN 978-986-03-1890-6(平裝)	
1.石刻 2.拓片 3.目錄 4.遼代 5.金代	
794.1	10100352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目錄索引叢刊

遼金石刻拓本目錄

編輯者：洪金富 主編 / 王巧渝、黃意靜、陳毓華、許正弘、趙琦 助編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印刷者：文盛彩藝事業有限公司

經銷商：四分溪書坊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定 價：新臺幣一〇〇〇元（精裝） / 新臺幣五〇〇元（平裝）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二月

ISBN 978-986-03-1889-0（精裝） / GPN 1010100397（精裝）

ISBN 978-986-03-1890-6（平裝） / GPN 1010100398（平裝）

遼金石刻拓本目錄序

王汎森

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洪金富先生整理該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遼金元石刻拓片十餘年，先行完成遼金部分，編為《遼金石刻拓本目錄》，將付剞劂，囑我作序。我既樂見好友又有新書面世，又以該書乃是我承乏史語所所長時規畫編入《目錄索引叢刊》的一種，終於殺青，備覺欣慰，因此之故，我雖是遼金元的門外漢，仍然十分樂意不避己短，說幾句話。

關於傳圖遼金元石刻拓本對於三朝歷史文化，乃至於契丹、女真、蒙古語言文字研究上的重大價值，以及該批藏品和海內外其他典藏單位相同藏品比較之下所呈現的優越品質，洪先生自序中已舉出許多具體實例，無庸再贅。我想補充的是，傳圖石刻及器物拓本（計四萬餘件）在品質方面，不獨遼金元三朝可以和海內外其他典藏單位（例如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京都大學）爭勝，其他朝代的拓本同樣毫不遜色，這在邢義田院士《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目錄》（2002）、《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精選集》（2004）、丁瑞茂先生《樸古與精妙—漢代武氏祠畫象》（2007）、顏娟英研究員《北魏紀年佛教石刻拓本目錄》（2002）、《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2008）等書中已有所說明和展現。史語所藏品都是創所前輩在擾攘不安的時代環境下，透過購買、交換、贈送、自搗等等管道匯聚而來，得之不易。十數年來所內部分同仁已各就所長陸續展開整理工作，有的已結成正果，出版目錄和選集，有的還在進行之中；傅斯年圖書館對拓片的管理和收藏方式也相應做了調整和改善，更便於查尋和利用；不少的典藏品已經數位化，可以在網路上欣賞和閱讀。

金石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重要一環，宋代出現了專門著作，明清時代金石著錄大量湧現，現代照相及印刷技術幫助中國學者得以出版種種的金石圖冊，圖文並茂。遺憾的是，許許多多的碑刻和器物抵擋不住千百年來的天災人禍，或者蕩然無存，或者殘闕不全。幸能藉助拓本傳世的只是一小部分。金石著錄成為歷史學者極其重要的研究依據。但明清暨晚近的金石目錄多數欠闕完整妥善的體例。目錄作者未見實物或其拓本，徒據傳聞或簡略的文獻記載，便遽然入錄的不在少數。目錄和目錄之間陳陳相因，以訛傳訛的現象亦所在多有。《遼金石刻拓本目錄》著錄的都是傳圖實際典藏的拓本，附有影象，有的相當清晰，彷彿新石新拓；有的已經模糊，字跡不易辨識。這些拓本都是將近百年、甚至超過百年的骨董文物，原始石刻設使存在，百年風霜，料必摧殘更甚。傳圖藏品的價值於焉益為彰

顯。讀者將來翻閱此書，依據書中指示，找出現存各典藏單位的同石拓本影象或原石攝影，應會發現傳圖藏拓的珍貴性。我們盼望洪先生規畫中的拓本選集早日完成，以饗同好。

影象之外，這本目錄尚有許多突出之處。傳統目錄書中應有的品名、出土地、拓本高廣、立石年代、撰文者、書丹者、立石者、鐫刻者，應有盡有。對於某方石碑特別感到興趣的讀者，可以依據書中臚列的歷代著錄概況找出相關文獻，進行閱讀和研究。某方石碑有無釋讀文字，有無現存文獻可資對照，有無今人相關研究以為參考，翻書一查，很快便可找到答案。該書著錄近代學者的印記題跋，揭示了拓本流傳的歷史，保存了著名金石學家的字跡。書後附錄「遼金石刻資料詳錄表」詳細載錄每方石刻上鐫刻的立石歲次，額題、首題，撰文、書丹、篆額者的署銜，立石和刻石者的鄉貫姓名等等，資訊豐富，而這些豐富的資訊都已一一編入索引，讀者按圖索驥，非常方便。這樣一本體例完整、資訊豐富的目錄工具書，相信是學界所樂見的。

編纂工具書是費力不討好的。整理傳圖藏拓尤其困難重重。洪先生自序中提到傳圖拓片昔日度藏方式的過時不便，若干拓本「身首異處」、「亂點鴛鴦」的人為疏失，以及原有標籤和書目資料上的種種問題，現在已經逐步得到改善。在改善之前，對於整理傳圖拓片的同仁而言，的確是一大挑戰，必須耗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去面對、去解決。洪先生自一九九九年開始整理傳圖遼金元拓片，迄今已過十二寒暑，僅能完成遼金部分，約占三朝總數的五分之二，我想這應該是原因之一。其次，據我所知，洪先生在整理拓片、撰寫論文的同時，還有幾項重要工作同時進行。二〇〇三年，他出版《元代臺憲文書匯編》；二〇〇四年，他出版《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以上兩本厚書花掉了他不少的時間。此外《元典章》的點校工作也時輟時續地進行著。多頭馬車往往延緩工作的速度。

在我擔任所長時，催促同仁完成手中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日課。這一部遼金元拓本目錄不能在我所長任內完成，雖然略覺遺憾，但是並無責備之意。今見即將先行出版的《遼金石刻拓本目錄》，我益發覺慢工出細活的意義。在這裡應當特別指出洪先生編纂本書的謹嚴態度。洪先生自序中提到他所編的二十二巨冊《遼金元石刻史料集錄》，以及四萬七千多條三朝金石文字相關資料的電腦檔案，耗時數年之久始克藏事，而這樣一個幾乎可說「喧賓奪主」的大工程竟然只是為了確保所編目錄內容正確無誤所做的準備工作！洪先生為人不拘小節，隨遇而安，這與他為學為文一絲不苟、幾近苛求的態度恰恰成為鮮明的對比。

承洪先生見告，本書姊妹篇《元代石刻拓本目錄》及傳圖藏《遼金元拓本選集》，以及校勘本《元典章》，都已步入收尾階段，一兩年內或可相繼面世。我翹首以待。是爲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王汎森

2011.10.28

自序

本目錄所收石刻拓本，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略稱傅圖）藏品，以遼金時期為主，西夏、劉齊較少，總計 347 種。涵蓋年代，介於西元 952-1230 年之間，另有少數年月不詳者。拓本所據，有墓誌和墓碑，有刻經和造像，有題名和詩詞，不一而足；有經幢，有塔記，有聖旨，有牒文，豐富多采。

傅圖藏拓的來歷與整理過程，邢義田先生已有詳細論述，見所撰《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目錄·代序》。他說：「當時藏品來源甚為複雜，以贈送、交換、自行椎拓和購買四途為主。」遼金元拓片就是夾雜於其他藏品，透過上述四種方式，成為附屬傅圖的典藏。

傅圖所藏遼金元石刻拓本，數量（近二千幅）或非諸典藏單位之冠，卻不乏孤本與善本，都是遼金元研究上極其寶貴的資料。所謂孤本，既有文獻不曾著錄的，也有原石已經佚失的；善本則是傅圖藏本品質遠勝於其他典藏單位者。舉例言之，本目錄所收金〈王元德基誌〉（序號 232），雖見文獻記載，但刪節甚多，盡失原貌；而傅圖所藏拓本，則為全文，對於金史研究，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詳見陳學霖教授〈金季循吏王元德基誌銘考釋〉一文。又如元〈宣政院劄付〉拓本，清楚顯示首行文字為「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哈刺章怯薛第一日」。這段文字，包括錢大昕、沙畹、箭內互在內的中外著名學者，各據所據，而有不同的錯誤釋讀，以致於懷疑《元史》所記怯薛輪值制度的真實性。傅圖拓本讓我一舉廓清兩百多年來的誤解，還《元史》以公道。詳見拙撰〈元朝怯薛輪值史料攷釋〉。

據統計，一九四九年前後，在今內蒙古東部、遼寧、吉林、北京、河北等地發現的遼代石刻有三百餘方，包括慶陵出土的哀冊十七方。慶陵哀冊是研究契丹大小字的倖存資料，最為珍貴。傅圖所藏哀冊拓片，雖非齊全，品質之佳，卻堪稱第一。

遼金元三朝，國語（契丹、女真、蒙古語）與漢語通行並用，遼金元文獻遂有漢文，亦有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傅圖所藏非漢語拓片數目不多（三數十幅），卻不乏罕見的拓本，為研究中古音韻和三朝歷史的珍貴史料。例如館藏金〈郎君行

記〉(序號 72) 拓本，上有契丹文字五行，筆畫清晰，在資料貧乏的契丹語文研究中，可謂彌足珍貴。再舉金女真文〈進士題名碑〉(即〈宴臺國書碑〉，序號 306) 為例。原碑立於河南開封城外宴台關王廟，現藏河南開封市博物館。傅圖藏有四拓本(登錄號為 02444、02519、12420、12421)，前三拓本下段皆已殘泐。第四拓本較全，為外界罕見。

遼金元三朝漢文石刻拓本方面，傅圖藏品也有足多者。部分拓本為其他典藏單位所無有，部分拓本則質量勝過其他單位的典藏。繁不備舉。僅言一事以見一斑。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庫所存〈韓瑜墓誌〉，右側題款云：「此志(東)[奉]天出土。時祇拓此一張。鄉人有韓姓者，謂是伊祖墓，將地買回，並此墓志仍埋原處。現在此拓可謂孤本。」(《遼上京地區出土的遼代碑刻彙輯》，頁 61) 實則傅圖亦有此拓(序號 4)，誌文清晰程度一如北大所藏，唯缺誌蓋耳。

鑒於遼金元石刻拓本對於三朝歷史和語言研究上的重大價值，鑒於傅圖藏品的優越品質，鑒於這批文物欠缺可用的完整目錄，身為史語所的一員，遼金元史的學徒，我乃發願整理傅圖所藏三朝碑拓，編製目錄，出版選集，以饗士林。千禧年前，不記年月，我著手工作，隨即身陷困境，舉步維艱。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工作伙伴面對的問題，大致而言，有以下種種。

首先是建立三朝拓本的清單。為防漏網，我利用網路系統，把傅圖圖書編目中拓片一類內，含有遼、金、元任何一字的所有書目資料收集齊備，然後逐筆檢查，剔除非屬遼、金、元拓本的書目。剔除工作似易實煩，因為所集書目資料含有遼、金、元任何一字的不計其數，逐一過目刪削，耗時費事，自不待言。事隔多年，我已不復記憶剔除掉多少筆數，但是，試想書目中會出現多少個姓名有「元」字的人，或者紀年為「元年」的條目，也就不難想像數目為何如也。

其次是覓出拓片，集中管理。傅圖拓片有已經裱褙的，有未曾裱褙的，前者多而後者少。未曾裱褙的，大抵沒有編目，每片都加摺疊，聚數十片為一捆，數捆為一堆，集中在拓片室(傅圖後棟四樓整個樓層)書架上的一個角落。藏身在這一角落中的三朝拓片，為數不多，但願我們無所遺漏。

傅圖拓片已經裱褙的，有數萬幅，不為少，除極少數加裝捲軸者外，都是收藏在錫鉛合金製造的圓筒裡。圓筒分三種：大、中、小，容量不同，長短不一，都有編號，大約兩三千個，分層置放在排排書架陣列中，幾乎占滿整個拓片室。每幅拓片都有登錄號，書目也會註明該幅拓片身處第幾圓筒。按圖索驥，並不為

難。但是，一個圓筒裡往往裝有數幅、甚至一二十幅的拓片，幅幅相疊，捲成一捲。捲內拓片，有高有矮，有寬有狹，參差甚大。從中抽出我們尋覓的遼金元拓片，並且放回不相干的拓片，費神費事，可想而知。（按：二〇〇一年起，配合史語所研究同仁整理傳圖拓片工作的進展，傳圖開始將拓片由筒裝儲存改為置架存放，二〇〇四年完成全部作業。）

找出拓片之後，我們隨即依登錄號序移置到暫時借用的空書架上。覓片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我們進入下一階段的工作：展開拓片實物，核對拓片背面的標籤，檢查傳圖書目資料的正誤。我們發現了幾方面的問題。一是同一碑石，分拓數紙，或分裱數幅，登錄號卻是不同，於是身首異處。這是化整為零。如何找出零散拓片，還其本來面貌，是一大考驗。二是不同石碑的不相干拓片，被合併裱在一張紙上，共有一個登錄號。這是亂點鴛鴦。如何分割這些拓片，送返它們應有的歸宿，同樣是一大考驗。三是傳圖書目資料上的問題。傳圖書目資料，主要是依據「三錄」（《寰宇訪碑錄》及其《補》、《續補》）。三錄有誤，傳圖往往沿而不改。這些錯誤，形形色色，以誤判年代為最多，誤定為遼金元碑者亦復不少。題名錯誤，比較少見。惟有一事，或可一提。據《元史》，武宗、英宗、順帝三朝，具嘗敕修后妃、功臣傳，但有成無成，並無消息。整理傳圖拓片，見有三本，題名「元大德丁未秋近臣傳」（登錄號 04564、04578、04591），我且驚且喜。所以驚者，蓋成宗朝並無纂修功臣或近臣傳之命令，且近臣傳不書傳主名姓官銜，卻冠以大德丁未秋五字，真可怪也。所以喜者，以為史書所謂功臣傳者，或者竟能得見於今日也。於是乎展片一讀，乃大失所望。按三本文字已見漫漶，惟大部分文字仍可識讀。首云：「大德丁未秋，近臣傳旨，議加至聖文宣王封號。」「近臣傳旨」，讀為「近臣傳」，良堪噴飯。按此通碑文，實題〈加號大成詔書碑陰記〉，至大三年（1310）閻復撰，見其《靜軒集》卷四（並見《全元文》第九冊，頁242）。加號詔書亦出閻復之手，見蘇天爵《國朝文類》卷十一，題〈加封孔子制〉。元武宗下詔加封「至聖文宣王」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時大德十一年（1307）丁未秋七月辛巳。加封孔子，一代盛典，故詔書頒布之後，諸路廟學，先後刻石立碑，以示慶祝。傳圖藏各地拓本多達三十餘通，職是之故也。泰定元年（1324），河北獲鹿亦立一碑，陰刻閻復所撰〈碑陰記〉。傳圖書目誤〈碑陰記〉為〈近臣傳〉，應係沿襲劉聲木《續補寰宇訪碑錄》之誤。該錄卷二十三即將閻復記文，題為〈大德丁未秋近臣傳〉。這一以訛傳訛的荒謬題名，徒令我空歡喜一場而已。

在拓片室內展片釋讀，比對傳圖書目資料，做成記錄，速度相當緩慢。巨幅長拓，或字跡漫漶者，往往兩三小時不能盡一通。遼金元拓片近兩千幅，長此以

往，歲事之日，遙不可期。躊躇之際，傳來所方支持擇優拍攝拓片，製成圖像的好消息。自二〇〇四年起，且獲國家科學委員會支持，將拓片數位化，始得聘請專職助理，協助工作。我們利用有限的預算，分年拍攝了千張左右的黑白相片，並且逐筆上傳至網頁（遼金元拓片數位典藏，<http://rub.ihp.sinica.edu.tw/lcyrub/index.html>），提供各界閱覽。自二〇〇五年起，為提高藏品圖像的品質，傳圖進行拓片影像彩色化的計畫。遼金元拓片搭上便車，逐年分批攝製了高品質的彩色相片數百幀，可供將來選集一書之用。

拓片圖影便利了我們的工作。我們從此較少前往無書可查，唯有拓片可看的拓片室。「化整為零」、「亂點鴛鴦」的拓片，根據圖影重新整合，容易多了。遼金時代八面刻經幢各幅拓片的正確順序，有了圖影對照，大抵皆能拼湊成功，恢復原貌。

但是，拓片外表整形成功，只是走向目標的一小步。目錄之類的工具書，講究內容充實，尤其貴在精確無誤。我們奉為圭臬，並且勦力以赴。編製傳圖三朝拓片目錄的計畫，於是乎迫使我們進行了一項額外卻更為浩大的工程——編製遼金元金石文字條目。我們盡量搜羅古今關於金石文字的書目和著作，逐冊逐頁尋覓三朝金石文字的相關記載，一一影印，裝訂成冊，計達二十二巨冊；並且逐條輸入電腦，建檔保存，計達四萬七千條。這一浩大工程，連續進行了好幾年。前後三位助理（王巧渝、黃意靜、陳毓華）之外，來來往往，接力參與的工讀生，多達二三十人。平心而論，比較而言，我們人力有限，資源缺乏，財力尤其微薄。這一工程幾乎耗盡了我們有限的人力物力，可是，工作成品卻為往後編製傳圖三朝石刻拓本目錄，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利用價值。目錄正文更正了傳圖書目資料的不少錯誤，新增了不少原本無有的相關信息，關鍵在於我們可以利用電腦查詢功能，自四萬七千多條目中，很快查出我們需要的所有條目，而後按圖索驥，自二十二巨冊中，找到我們需要的所有資料。比對這些資料，發現異同，確定正誤，才能確保我們的拓本目錄正文的正確可靠。

目錄正文的撰寫，其實亦非易易。一方石碑，見諸著錄，往往不止三兩家，甚且多達二三十家。目睹實物者少，遙錄他書者多，記載錯誤，往往而有。舉謬正誤，曠日費時，自不待言。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注意近數十年來相關碑刻的發現、調查、報告、研究、出版，以及著名典藏單位如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以及京都大學等圖書館的收藏情況。種種文獻和資料，我們必須全部閱讀參考。目錄編製工作速度之慢，超乎我的預期。粗製濫造，貽誤別人，也羞辱自己。

倏忽十年，僅能完成遼金部分的編目，良有以也。傳圖元代拓片，數量倍蓰於遼金，何時能夠完成，實不敢說。明年民國百歲，我退休之時，元代目錄，三朝選集，倘能問世，畢竟心願，亦云幸矣。

首位專任助理王巧渝女士在職時間不及一季，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卻留給我深刻的印象。續任的黃意靜女士在職一年又半，同樣是認真負責的得力助手。所有的黑白照片就是她任內製作完成的。她擬定拓片清單，協調拍攝事宜，複製影像檔，督導工讀生，製作三朝金石條目，傳輸並修改網頁資料，處理一切文書行政工作，裏裏外外，林林總總，皆能勝任愉快，圓滿完成。現任助理陳毓華女士，自二〇〇六年到任迄今，難得請假，總是早到晚退，孜孜矻矻，埋首工作。除了操作攝影機器之外，拓片彩色照相事宜，她一手包辦。主動自發，勇於任事。相關的金石書籍和圖錄，無論新出或舊版，率皆找來查閱，確定有無我們需要的資料。二十二巨冊和四萬七千條目就是她率同工讀生最後完成的。趙琦女士時為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2005-2006），她加入我們的工作行列，參與目錄體例的討論，碑石文字的釋讀，更付出極多的寶貴時間，逐頁、逐冊、逐書翻檢出前述金石書籍中的遼金元資料，為此後二十二冊副產品的出現，起到了催生的作用，貢獻甚鉅。清華大學博士生許正弘學棣專攻元史，自碩士生起，迄今五年，年年來所工讀，肩負重任。同為元史的學徒，我們時相切磋，教學相長。他謙虛有禮，好學不倦。文筆之佳，同儕難出其右。既細心，又熱心，確是委以重任的不二人選。遼金元金石文字四萬七千條目所見種種問題，我都交由正弘學棣先行處理，用資訓練，以成長材。這本遼金目錄的編輯凡例和附錄內的考證文字和說明，都是正弘起草，我做修訂。索引也是他費心編製的。書中任何錯誤和疏漏，責任當然在我一人。

十年來先後參與工作的工讀學生不少，絕大多數是認真負責的好伙伴。沒有他們的勞心勞力，我們絕對做不出那四萬七千個條目，以及難以數計的金石文字釋文的檔案。老眼昏花，記憶力急遽衰退，眼前幌動著的身影，他們的名字，依稀記得的是：吳永倩，蕭俊清，張學年，黃靖為，趙育農，張靜怡，廖家慧，林穎鈺，黃俊達，李文仁，范玫宜，郭怡欣……

本所攝影師階宗芳女士、薛福斌先生，電腦工程師李維基先生、黃俊融先生、謝俊其先生，編輯出版部的蔡淑貞女士、黎瑞春女士、崔雅慧小姐，裕象攝影社的涂寬裕先生、邱雪清女士，各自提供了他們的卓越專業技術協助。傅斯年圖書館拓片室的徐玉燕小姐、夏嘉萱女士，以及館內諸多同仁，充分配合我們的工作

需要，盡量給予方便，積極提供協助。沒有這些朋友們的勞心勞力，厥盡其職，我們絕對做不出這本目錄以及編製中的另外兩本書。我們在此一併敬致謝意。同仁李宗焜先生第三度爲我題寫書名，翁愈琄小姐爲我設計封面，爲這本枯燥乏味的金石工具書裝扮門面，隆情厚誼，永志我心。業師蕭啓慶院士、同仁劉淑芬女士、兩位審查先生，提出若干寶貴的修改意見，供我參考，我衷心感謝。

前所長杜正勝先生、黃寬重先生、王汎森先生，同意並支持我們整理傳圖遼金元拓片的工作。王汎森先生已喬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百忙中爲本書作序，勉勵有加。現任所長黃進興先生同意出版本書，鼓勵我們繼續未完工作，畢竟全功。國家科學委員會自二〇〇四年以來，以迄於今，連年資助遼金元拓片數位典藏計畫，我們的工作團隊方能倖免糧盡之虞，得以順利運作，逐步完成預定的目標。凡此等等，我銘記於心，再謝三謝。

已爲古人的史語所老前輩，最讓我懷念敬佩。沒有他們的先知遠見，辛苦收集，傳圖典藏的無數珍貴拓片，存亡可能不卜，許多研究可能無法進行，而遼金元三朝拓片目錄和選集，也就永無面世之日了。飲水思源，情何能已。

洪金富 2010.10.20 舊莊四分溪畔

編著凡例

一、拓本來源與數量

本目錄收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略稱傅圖）所藏石刻拓本，遼代 67 種（序號 1-67），金代 253 種（序號 68-320），及西夏 1 種（序號 321），劉齊 2 種（序號 322-3），金齊時期重刻、翻刻前朝碑誌 10 種（序號 324-333），明代復刻遼碑 1 種（序號 334），年月不詳、歸屬年代有疑或無文字之畫像（〈不詳疑刻〉）13 種（序號 335-47），凡 347 種，序號 1 至 347。著錄之拓本，均有相關文字說明與圖影，〈不詳疑刻〉僅註記，不附圖。所收以遼金二代拓本為主，故稱《遼金石刻拓本目錄》。石刻之外，兼及部分鐘款、盆銘等金屬器具之銘文拓本。

捶拓碑石製成拓本容有先後，拓本來源碑刻並無二致。本目錄視同一碑石為一「種」，不同拓本為數「件」。一件拓本或由多「幅」分拓而成。舉例言之，序號 134 金〈蔡氏建三種真言幢〉為一種石刻，傅圖藏有三件拓本，館藏「登錄號」分別為二幅的「03969」、八幅的「03951」與一幅的「03925」。

二、品名、內容

本目錄訂定拓本品名，主要參考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中文拓片機讀目錄格式使用手冊：中文拓片編目規則》（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酌參歷代著錄，以「簡明正確」為原則。例如序號 70，諸家著錄，題名各異，計有〈鄭無常石幢〉，〈沙門晉昌等為本師造塔幢〉，〈壽延寺石幢〉，〈壽延寺尊勝陀羅尼幢〉，〈金尊勝陀羅尼幢〉，〈金延壽寺石幢〉，〈延壽寺尊勝經幢〉，〈延壽寺經幢〉，等等。今據前述原則，訂定品名為〈鄭無常預建陀羅尼經幢〉。

目錄內文以基本資料為主，仍惟簡明是尚，包括館藏登錄號，原石出土地，拓本高廣，立石年代，撰文書丹者，印記題跋，著錄概況等。至若碑石額題、首題與責任者署銜等內容，以及相關考訂說明，另見〈附錄：遼金石刻資料詳錄表〉。內文「[]」內的文字，係編者的補正，不另出注。

拓本排序，以刻石年代的朝代、年號、年、月、日先後為準。年月日俱同，以品名筆畫多寡為序。序號用阿拉伯數字標示。

三、登錄號

同一種碑刻如館藏拓本數件，各件館藏登錄號均予著錄，而以登錄號序爲順。館藏諸件中擇優攝製圖影，登錄號用粗體表示，置於前。爲求清晰，圖影經過必要的修整，或與原件稍異。一件拓本分爲數幅，如八面刻之經幢時見分拓爲四幅或八幅，圖影排列順序，依漢文文字由上而下直書，由右而左換行之序，以先右至左、後上至下爲順。傳圖排序有誤，另行標示傳圖登錄號於圖版下方。如遼拓序號 5〈劉繼榮建陀羅尼經幢〉，傳圖排序有誤，本目錄已經更正，圖版下方的 1、5、3、7、4、6、2、8，即原來的錯誤編號。本目錄左側的高廣標記，所列數字，依序爲更正後次序的高廣尺寸。

四、原石出土及現存地點

全面性普查碑石現況，有所難能，本目錄所載原石出土與現存地點，主要係自相關著錄擇取。未見著錄，碑文足可判斷者，仍予註記。地名力求以現行區畫爲準。有鑑於數十年來行政單位多有變化，著錄難免新舊並存，尙請注意。爲免繁瑣，概不標示省縣市區等多重行政單位，有時直記省市二級單位。區域重加畫分以致層級增加者，保留原式，如「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靈巖寺」僅作「山東長清靈巖寺」。

五、年代

以刊刻、立石時間爲主。若無刻石立碑年月，或據卒年，或據葬年，或據撰文時間，概以碑文內可見最後紀年爲準。紀年月日之干支或異稱可考知者，均轉換爲相應時間，陰曆紀年後括註西曆年數。

六、責任者

拓本內相關責任者姓名，如撰、書、篆、立石、刊石人等，均予著錄，其後所繫撰、書丹、篆額等，保留碑刻原式。若拓內失缺而仍可判別者，各以撰、書、篆額、立、刻爲記。以党懷英爲例，党氏可能爲多碑撰文，各碑內或署「党懷英撰」、「党懷英撰文」、「党懷英記」，本目錄均遵原文，不強行統一爲「党懷英撰」。若該碑文字確知爲党懷英所作，然碑中僅署其名，仍以「党懷英撰」爲記。撰、書等責任者姓名僅二字，名後以半型空格表示區隔，例如「張明 撰」。僅署字號者，儘可能覆查註記姓名。帝王若非自署其名，則記以廟號（如道宗）。佛門中人，除冠用俗姓與外國僧人（如佛陀波利）外，律以「釋」爲姓。

七、著錄標示與分類

某一拓本著錄於某書，標記該書書名簡稱、冊次及頁碼。如《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簡稱《北圖》）第 47 冊，頁 1，略為「北圖 47.1」。古籍葉碼以 ab 表示前後半葉。近人編著總集，若有總頁數可稽，分冊分卷不致影響查察者，僅書總頁數。詳細書目與略語，參見書末〈徵引文獻暨略語〉。又，為求編排簡明，著錄頁數僅標註起始頁。如遼拓序號 1 之〈釋智辛塔記〉，見錄於《匋齋藏石記》卷 41 葉 1 上至 2 下，著錄處以「匋齋 41.1a」表示。

視所查歷來著錄，於前冠以〔影〕、〔文〕、〔目〕與〔研〕為分類。〔影〕類為可見同拓拓影或原石影像，包括已出版圖書（館藏目錄或拓片選集），或未出版圖書而可自網路查知典藏單位編號者。〔文〕類為釋錄文字者，部分錄文後另附按語、題跋。〔目〕類為僅存其目者，或後人為該碑拓作有按語、題跋者。〔研〕類為近人對該拓本或原石有專門論述者。一書兼涉多類，如既收拓影又附釋文者，分列記之。

八、著錄查考範圍

查考範圍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其他典藏單位所藏同拓拓影業已刊布者。這部分係以《北圖》為主，而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略稱京大）等可供線上瀏覽拓影者為輔。京大藏拓以朝代區分，各拓編號計八碼，以前三碼英文字母區別朝代，本目錄著錄時，若非京大判定朝代有誤，僅註記其後一至四碼。如編號“SOU0067A-D”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一)~(四)」，以“京大 67A”表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拓與其他典藏機構館藏著錄，雖無影像足資對照，但可判定為同拓者，亦予標記。二是金石書籍（含部分方志）的檢索。這部分主要自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石刻史料新編》汰擇。三是近人點校與研究成果。近人點校，主要參考幾種總集，如《道家金石略》、《全遼文》、《遼代石刻文編》、《遼代石刻文續編》、《全遼金文》、《全遼金詩》，等等。近人點校總集，後出者轉引先出者，以後者為記；若轉載自個人文集或方志等其他典籍，為免亥豕，著錄時，該總集與轉載文獻均予註記。近人研究，酌收專門討論該拓本或原碑者，特別是契丹、女真等族文字，尤賴專家之識讀。

九、文體、鈐印與題記

碑文有漢文以外文字者，如梵文、契丹文或女真文等，均加註明。收藏鈐印，除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印，如「史語所藏金石拓片之章」或「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圖書之記」，不予註明，餘則楷定著錄印文。印主與印文，另製索引，以便參考。又，拓本凡有題籤跋語，長者節之，短者錄之。鈐印與題跋之文字，難辨者以“○”表示；印主俟考者則以“？”為記。

十、圖版與資料著錄順序

以範例說明如下：

序號. 品名

傳圖登錄號

原石出土與現存地點

尺寸（高×廣。單位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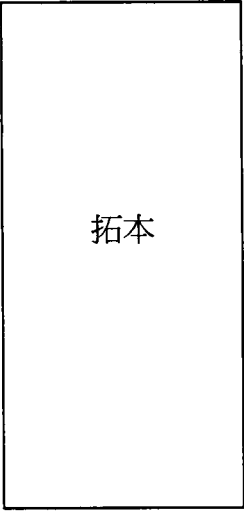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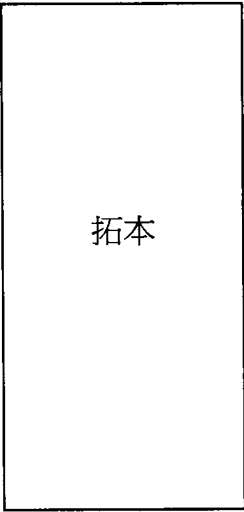
文體（漢文以外文字）

年代

相關責任者

鈐印、題跋

著錄



十一、索引與原碑選影

書末另行編製索引，並選錄編者田野訪碑所攝圖影數幅，以供進一步檢索與研究之利便。

目次

序 王汎森 *i*

自序 *v*

編著凡例 *xi*

遼金石刻拓本目錄 *1*

遼代 907-1125 *1*

金代 1115-1234 *42*

西夏 1038-1227 *159*

劉齊 1130-1137 *160*

金齊復刻 *161*

明代復刻 *166*

不詳疑刻 *167*

附錄：遼金石刻資料詳錄表 *169*

遼朝帝系表 *250*

金朝帝系表 *251*

遼朝年曆表 *252*

金朝年曆表 *253*

徵引文獻暨略語 *255*

索引 *281*

原碑選影 *305*